寶綸堂稿

寶綸堂稿卷第九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定舫隨筆

漾城

吾郡張拭以疊石成山為業字宥式牧亦前躬余言曾為秦太史松齡疊石鑿淵寸也小上中見大穴潤廣次丈二清如白粟穴中間有些乃第一層也閣閒收以盡之上有藁大小荷々其上又有亭皆精巧潤

澤而思之所成其第一層峯上左右有兩峯對尺許
前不圓陀於雕織巧狀若列書燭燭前有小泥數
滕作搗形峯中有大蛾不刻二十數見人間繫以四散
均有成團未散者太史杖擬二十餘處武職也其舌
所酌酒併而從之諸朝皆不知所在又其穴之旁得
一木船船杖槳於小道舟見風如石不人乎得之途
時歲次四月七日夜分不窮關數穴快然我有州瑞
一事固甚異抵地遇蛾城一方大城壁皆具若雕刻中

有術往樓閣二大帳居樓閣十一茶色足超皆如金合之張君所見乃知南柯郡偶言亦非盡虛也周記之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小序云余游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林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奇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

見之有木大發而不知有木蓮也

蝗

康熙十八年秋八月飛蝗渡江自天而南沐陽一佃户言蝗至時遮日而下然集竹間者居多園中竹葉為之一空間有食禾者不及十餘畝一宿而過浙衆施克北從上海來言黃浦岸傍蘆葦叢中蝗下集則蘆盡倏忽二三尺不奇食盡而飛則蘆復挺立如初一老農耳亦未聞有食禾者稍尚念比和都從周浦

來言蝗過周浦鎮綿延三里盡向東北飛。時若引繩左右以約來之者黃台明從金山衛城來言海塘之內無一蝗海塘之外蔽天而飛不知何往其後海濱網戶舉網得蝗無算蓋有神驅之意界大海耶八月廿七日余兒在公從崑山歸泊舟叢葭涇見蝗飛盡向東北行其長數里以為或松之無復幸也頃復迎風而逆仍至崑境即食禾亦盡數畝又豈造物之意倒寫于松民耶望後大半魯灣花名挺由吳門歸

見青浦造境凡蝗下集于稻穗者越宿皆抱穗而死太守捕蝗示余有一蝗抱一穗者有三四蝗抱一穗者此實簡冊之所未載也太守又為余言王家一帶凡稻禾之潤澤豐美者蝗過而不留其稍黑悴者則群集焉又何容嘗就枯耶後聞鄉農云蝗之來也其前有一鳥聽鳥不集則蝗亦不集然則蝗之為災也復有物焉以先乘之耶

廣文楊賦臣云非揚蝗災甚重蝗不惟食稼凡集

人身則食衣裾集布屢則食紙墨帳被之屬無不立盡賦原淮安人也

蝗之生也以旱而其種則皆蝦子遇潦則蝗子可以為蝦遇旱則蝦子可以為蝗今歲河工自清水潭塞口積年年沈之地水退土見繼之以夏秋不雨意者蝗之多殆此故歟

龜異

松江沈錫達寓京口于海濱得一大龜形方而長二

又許携歸置廣庭之中齋有數処方龜每日行于庭則翁龜左右各二枚頭向方龜横行而前餘四五龜隨行毎以爲常觀者無日不凑跡而至居二年値大風雨俱不知所之康熙乙丑年八月二十三日携進而述

唐存少先生諱當世字熙公前乙丑進士子〻稱字休在京甲榜熙公年八十九歲嘆步履如六十許人李之藏宅中一童子于宅後見一龜不甚大而四足各踹一龜以行如人乘肩輿者所謂龜王也童子取

置小庭尋覓嗣後變異百出幾不可名狀心先卒孫亦卒子々孫亦卒雖不由此然亦異矣

犬異

李子舒要含德言其上世祖有嗜犬肉者偶至村中採親其家畜犬多而且肥知李嗜犬謂李曰村中無以為餌誘自挿一肥者以供宋李選取其一將執而投之伐而犬逸循索不得至夜深犬然門而入門將破李覺其有異恐齊屑卑而撥其顧門破犬入咆哮齊

蹤跡不能及遂噬其枕及被至竹乃以頭觸柱而死

李月見終身不食犬并秉示後人永以為戒

虎災

辛酉秋虎見于松郡食人于東郊之外昭武將軍揚捷發為鎗手捕之蹤跡飄忽前後凡傷數命九月廿八余同劉千室將軍入卧內告余曰夜來虎已成擒隨以虎肉見餉余病不能食遂分餉親友擅不可述勝夫期同稻草煮之候熟復以稻草鋪地而以瓦鋪

覆內則胖膻盡去誠之良驗細切薄片和以五味肉如野鵝翌日將軍召眞見賊以所獲虎皮示之俚班白斷不及楚雄蜀巫之正黃挺者謂之入平陽兵荒之象將軍因獵之則驗捨之則不驗矣是月川沙又斛斗一枝亦帶桃色則知此來作祟者非二鬼於

恭紹

甲戌菊月嘐城孫悟士過金峰山本

令
枝高麗采訪使中書籍省有紀錄以一書見訊同小川

形勝之類進呈
御覽其稿尚在靜勝日抄勝見示余因聞高麗人參久
清河人參同異之致據云高麗去京都不過四千里
然地近東南陽海眼見潮水其質不堅實然性者俱
中仍宜僅一撮清河近北故潤澤堅好撿高麗緊生
古人參產在大箐林中蔽古不見日色至陰之地生
至陽之精一見日色則真氣已散今方家亦不復惜
不肯賜其此同大倉吳淞之小久居濼外吉人參有

淡紅淺紅色者其力更倍春生一幹上分二三叉葉似人手掌之五指平生而不向上其葉幹子之味與根同而精華含之人參膏皆葉幹與子合而成焉非根也

大宗核訓參貂不許入關至今遵守貢參之外禁例甚嚴今之市肆所有皆窮販夾帶者又言貂之類不一皆穴于土窟而游于樹林如內地之松鼠灰鼠之間毛盡脫落至冬始豐美光澤捕者懸網于空中央道

迷亂心悶目而眺暎入羅中則伏不敢動恐傷其毫
也捕者既網取之易易耳然捕貂者使中民人勿於
若採參者無幾
朝
廷發若干人與偕　諸王蒙發若干人採取皆有定
額若民間所市不過盜取而已其盜入內地者不問
山海關關道而入或乘遼魚進口之時藏魚腹中外
裹層冰封之所在雖有禁令不能盡除也
又言長白山為

閩
家發祥之地，然非指山陵而言也。長白山之巔，古時八月中秋夜，必有七仙女下界，山巔有池水，飲之則孕。一女飲于此池，遂有娠，六仙女曰汝既有身不能上昇，待汝誕後，再來同昇。仙女果誕一男，次年乃上昇北。

閩
家開代之始，開豪修諸公云，閩史所載亦然，并吞雁迷而比瘋，符宿繞虹而誕，帝開雖生闡善治啟閩氏皆不可以常理論也，儒者不信，不亦過耶。

璞史載唐李石續博物志第八卷內有高麗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椴樹相尋椴木葉似桐參多生其陰此與隸說頗合又楊翰林玉符天來聽語云人蔘初生一椏四五年兩椏至十年後三椏始抽花莖亭々獨立名百尺杵間有四椏者椏必五葉々圓而尖四月花細小如粟紫白色秋後結實色殷紅性喜陰多生椴樹下亦以其深林陰翳也（椴音貫土人訛為見非）其根有兩

三岐或四五岐亦有直下無歧者形肥而短者産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備諸 大底形瘦而長者産寧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諸王貝子八分公皆得有之在六月間採者名草節力勝七八月間採者名當節力完熟以色紅而肥實明潤者為上色黄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鬆者最下其有如小兒形者名漫天下易得然樹上木者以泥同江東有土木河 滋之云在閏乞成或其二十餘其 十木明洪武大同遠外之上下水 亂其

所產之地而名者清河則前朝通市之所而非其產也款關產自上黨今已久絕年間則以日高麗蓡之大者而土人所力名柎多偶係不典如揺名州曰帶髓曰根子其肥實者曰蔓叱條个粉者曰蘿蔔之類亦不能辨把矣明時採蓡者多以水浸之不能耐久關內市者故淹之以抑其直乃加煑焙于是市儈無所施其術而蓡直倍增今內有刷蓡賣價是原煑蓡水并根葉製成故功倍倫等若賺之市中者採取莖葉又雜草為之

宜其用之不效也漢茶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賤冬間漁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不俗亦能益人凡藏蓄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于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亦盡矣

金銀移散

人言地下埋金往往移行他所曾閱其說本經月觀也甲申三月之際滬城舅氏以金飾一小壜屬戒毋代為部署遂埋之地中深不過二尺許越數月江南

大丈男人來所寄啟視則無有矣四下尋覓乃得之墻外悉意搜之所以地氣所結行故隨氣遠移壙中之銅鑪燭臺咸從啟視西移前二三尺同一理也

乃有更不可解者丙寅之正月姻家鄒達城物故閱根簿有埋金六百兩下註元寶一錁大錠十錁小錠一百錁在從宗點倉廒脊柱之下遂出倉米三百餘石啟磚砌敲揀從下果得一小甕上覆瓦盆〻裂兩半採之寒氣逼人止存元寶餘無所視親友咸在閱

測所以姑于甕旁刳土求之則小定纍纍四散分行大約一大定之後有數小定隨之東西南北各路散布遍滿一室已有至墻下者小踝入手如取之沸湯中與甕中之銀迥然迥別是日所得銀四百三十兩尚缺銀一百七十兩會日暮而土料不出數式之外可盡得也今日繫其事見黃甕一枚四面完無孔隙銀踝又非至甕口而尤盜裂出真異事也今詢諸同人曰速城劉安成家田房之值約以萬計身故後七

子皆幼家貲七股均分遵照遺囑託諸郎君岳父分嘗財散之象現銀已兆之矣散而復聚其我輩之責乎然恐不能全矣如何

紀勿

歲辛酉余寓的門開有梅道人者能知人前世因偶來問訪之曰此非吾所得而知也仰之至再乃索筆書一宮字送不復語請問其故曰予修行人也再問更不復答歸途過荊溪邂逅彭訪濂先生因請問杜

真君顛末真君修乩曰予工石中人也往在杜香殿中校書廿載後落塵凡云云長篇大幅儼然理學名儒又不啻若良師爲勉余自搗園恒豈是從桂宮中來者然平四十以前每于夢中見仙山樓閣獨緋細其間凡夢數次境界相同四十後漸不復夢五旬後復夢到一院宇門內一長者丸髯深目手抱嬰兒揖余以此育嬰所也再進見堂間復嶺枯柏奇古樹集三株潔白如雪画圖不能繪也從嶺而前遇兒搖籃

險難行賈勇前翔而過從者數人皆不得進逡巡循
溪而東隱：聞禪聲則又一境界矣辛未春三月十
六日入城晤揚少泰令渊少泰留心內視頗有所得
兩人相見屏從者於此即訊不覺移晷少泰謂余曰
十年前過維揚友人聞先生姓氏行藏甚切且曰我
夢遊小中見瓊樓玉宇花鳥爭妍不覺信步而入遇
一人急扼我曰爾何以至此、松江某公所居也速
去、、詢問某是何許人余乃詳告之今先生積德

累功累深究性命之學異日丹成證果將有以教我乎余笑謂少泰曰吾少壯至老寤寐中屢見仙山樓閣皆夢也維揚友人之所見亦夢也今吾兩人相對殆又夢中說夢耶歸而記之見天地間之幻境先接人我有如是之吻合者亦一奇也

又

壬申四月十八寅卯間夢作七律排默改竄良久醒時僅記一聯云黃菊花開人別後白蘋風起雁來初

餘亦記憶并忘其題矣十後偶閱周元亮書影載周吉
父暗摘秣陵前修佳句有黃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一
聯云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所存者僅
四字而童詩殊有意味然清晨所夢僅記一聯千餘
所見亦止一聯而字義相類抑何奇也因憶余年十
五時應滬城童子試覆試日縣中已發二炮送考棚
夜燈大盛門矣先大夫喚余速起余應曰夢中作一
文甚苦今喚醒幸甚問作何題乃又日新也先大夫

遂請業師講題義先生笑以為迂然亦姑講之余盤
桓以聽講畢飯未竟再請先生作破承起講飯畢已
得半篇補其稿而入見衛齋張徐陳技究然夢境之
縣公封門出題見林標又日新三字：文長短體裁
文筆濡淋漓萬象又宛然夢境也心甚異之遂以先
生之筆情加纔化而繪成之日方卓午即交卷縣公
大加歎賞擢勝以盛饌斗詳問四族家世縣公章茂
閩浙江人精畢平之學謂余必成進士丕欲以一女妻

之時余已聘有婦矣是年循扎而夢相距五十年而皆驗于一日之內故并錄之附于紀行之後是所謂痴人說夢歟

癸亥自成祖墓

癸亥自成祖墓者為遠君大綏乃米脂令也將發墓先以告秦撫江公齊年江公報以手札回須體訪的確不使淚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易成及發墓後大綏具塘報回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剳臺票扎隨傳

貢士艾紹爾諭批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紹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隨喚進後堂詢問林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墓攻圍掘其墓所賊祖事海父李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自成幼曾出家俗名黃來僧為姬氏收養奴自崇禎元年西川賊不沾泯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頭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周家嶮翔孫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知其祖墓處崇日其

時聞土是三空穴有黑硫一股門堆其二穴川一穴
安若仍以黑硫暗油冒薰内今但代有黑硫者即賊
祖也賊踞嘸綵抱黑土木理長下天道山麓須爾十
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雪深二尺
餘路陡滑馬不能進賊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為
道崎嶇以絶人跡拔開道梯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窩
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聞賊座村亦遇一山則其墓

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代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皆無黑腐蹤跡天晚雖以下山遂坐賊窩窟中向火至天明再探數塚而黑腐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出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指丁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根如臂根扶四開攏鄰用斧斫斷其蔡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崢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川隨取

裝入黑毛正帽袋中代其骨骸凡骨節中皆縣如捆
青土前毛五六寸許則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寸盡竹代
拯骸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
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內托呈驗耶
門乾理合擒報時崇禎十五年也墓發三日自成適
與官兵戰大潰集其目逆賊或告以發拯事恨大綏
珠甚甲申三月自成攻京師僭號之日即下令捕大
綏得之于衛輝會大兵入關自成而走執大綏梟示

又見而得脫順治年大殺上書言狀得授官仕至郡
守我郡別駕回公諱元煒姓德人也其居與城冢近
為言發墓事甚悉但云李守忠掠有陰藤束之臣如
見背尖猾成形若蚊龍狀數丈夫所之乃斷至所謂
黑殘內蛇之異則未聞也并記之
燒在館中聞前輩李廷稿談邊陲甚悉言初開土
時先見大蟻無數指外藤根纏結砍藤汁如血色
藤斷捲枝見屍骨已變成異物而目未聞代塚[illegible]

後旋被流矢傷一目等語及已見梅村綏寇紀畧大同小異最後乃見塘報始末合三者參之塘報為詳確矣邊君原跋惜亦時未曾檢核於秋自陳其功想不無張皇語不若報帖原文為真且具根

叔借山隨筆所載與塘報亦同

附綏寇紀畧抉發李自成祖冢

初汪喬年之撫秦也嘗被命發自成祖父冢自成故賊後聲勢日益張或獻策掘其先塚有異者上

塞下卉年圍之米臨今邊大侯者河測所靜海縣米人復過軌而
呂自成兵賊將脆仕王唐平
大守有不死於化·其市徙今也有縣役泥縣
杜寇自成狀今稠知之軌而加拷則回吾祖墓去
凡二百里在窩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塚中一塚始
祖也稠修六朝以人所定有扶擇縣酣火爐中回
扶燈不識李氏尚與如其言跡之山徑及險林木
時黑眾得李氏村々旁聚々小小徑中一塚發之
有樓蟻數百火光尚熒々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

彼體而龍腰使一穴如錢大小盤赤蛇長三四寸
利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不
七反而仍伏於牛王膝骨并蛇睛之以闢賊後失
著其目樂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為之嗤指
恨既知吞不出腐色憤踊四肢發我祖塚者鄭開
其多焉速闖之力失萬牛背襄城而金交綏一乘
盡覆欽代不數百人保襄城、壞於牛自刎
秦檜楊厌

徐國公名鵬舉，其母臨蓐前夕，夢武穆王至其家曰：借老娘肚皮伏活一世。産後，父即命名鵬舉，襲公爵。時海內昇平，勳臣皆安富尊榮，于白下築園居，鑿池得石狀無算。公曰：是可以砌街道。遂掘取之，下有石碣曰：會稽郡王秦檜之第園。所採太之時，陪京三法司皆清暇無事，聞是說也，戲作擲詞一通，三法司會看取決，從刺指戟飛揚厥，相傳以為快事。此說得之郡人吳騏云，親見戟在其綱抄本，又見蕭山毛奇齡

彙書所載亦云秦塚在江寧則朐槃州代者非是秦塚上有石碣可按法司讞獄戮屍揚灰亦南中士大夫悠憶慨慷游戲三昧之所必有觀此一段因果不尤勝于如是記載本乎

鸛異

康熙丁巳松江春申浦之野有鸛巢于樹雌雄各一生兩雛方哺食而雌死雄哀鳴不已久之群鵲二十餘來啄于巢之前留一雛在巢衆悉咻送亂積枝填

序之狀餘鵲皆去雌不樂哺雛雛啾而逐之翌日群
鵲復至仍留前雌者雌哺其雛方兩日雛俱斃又啄
其雌而逐之雌亦飛去不復返翌日五里外有鵲以
頸縷掛枝旋而死者則雄鵲也村童探其巢而剖之
腹中則皆碎磁片於乎更此觀見之背然因蘆絮之
衣扶打之溺十右爪之切齒不意余也而風心之毒
則慈之慘如此殆愈而人者也余因飢梟所巢射狠
禍也其類之情狀無足深怪人人所以異於余數為

其為余歎之條亦也若古所稱其心行者始入而余者之後之謀紲宗祧遺嬰者可不慎哉噫異心之不想

記異。

余妹婿姚文園館於谷陽橋張村陳家於六月十三日秋氣清朗土人同文園文園于軒大桂館內花開者蘭折花數枝歸置館中夜將半覺有物提床而上覆於身遂驚醒時月色正明啟帳視之乃十七八女子已臥被中有目姝麗通身不掛一絲雙足上

有時叩之不荅復不去又因懼甚乃抱持而呼傍務
張子牧自開呼聲甚急喚醒童子往視女遂脫去彷
彿從北窓出越三日夜將半睡初醒覺有人揭被而
入則前夕之女也問來此何故曰我隨花而來問姓
氏不荅問所居何地曰離此不遠牧家我見汝寂寞
來了此一段宿緣耳此緣不了來生亦必聚首也又
園以我將適其何不覓少壯者縱有宿緣待來生可
耶汎連更餘女憾曰殊不解人意仍從窓隙出窗書

然有聲明曰視户牖間插如故女聲音如太郡人髮枕二絲無踏翔鈍美而兩眸朽淵肌膚柔滑四體溫煖如生人狀久後復來姚峻拒之曰汝為女子亦身夜奔吾斷不敢容也女曰雖然汝豈能終拒我々亦終不相親也女見姚不從乃去十月初三日姚以他事往南梁夜宿葉謝橋下解衣臥艙内睡醒女已在被中姚大驚曰如此道遠夜分安至妖魅無疑矣遂逐之從舡旁出若有一舡相傍而過者姚乃沈心滌

惡皮奸敗一之學以深自懺悔未女不復至，十一月初她全事而廉截庚芳有館童曰曹四者年二十而目瘦黃黑叩之曰初時見一女子至即與交合越四日二女同至又四日三女同至，以適接而未聞其形狀曰女來時即昏然但覺有而形不復辨其面目又云交接時多所漏泄畢想起床將累無法滿旬餘僅者不勝任乃移卧于她房女遂絕之閏偶遇余書齋余與伯氏在公詳叩始末遂記之

狐異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十二月青浦縣治內諸氏宅內諸宗祠內房後常有人衆聲跋有神祟也乃治醮場募人舂米以飯之二十日舂者驀見毛面人形狀怪異群逐之入陰溝口作猫聲詳聽之復聞人聲呼舂米人姓名俱謹詳駭異衆乃掘溝以鋒刺入聞內呼曰吾以汝家幽靜寄居于此何相逼然傷我頂衆問何欲曰欲得食丹送供魚肉又性惡虎不依曰主

人有鹿脯何不以食我宋訓異之乃出鹿脯作供因
問何姓氏曰我姓虎鞏家送孫虎大爺日具盤餐他
人供與則不食惟送一春者趙人曰汝好人善事我
日以為常諸氏送鹿趙大日六十文諸氏悔（問）此茶顛
知休咎二十七日謂趙大曰汝勞苦終日明日我出
游觀太平橋火汝不必供食矣翌日太平橋果大火
又謂宋訓曰今日我女加髻恩送壽團（俗名上頭）團家中
人無暇請其來粉請自為之其送元寶二錠問粉錠

何生曰在房中書厨内諸放綸撚視紅絨粉各一段奁并大紙摑二樑他日宏訓將往揑會問得失答曰會可得也得二十七點已而果然从之又請宏訓曰汝將人某處有銀一池可取之宏訓不敢開拋且懼為妖家請神山道士禳之道士書符步罡蓋大甕于满口誽曰恆入甕我將携汝放于荒野答曰汝品行不端現在行姦婦人屢屢可救汝有何法力能禁吾耶俄有黑風從满口湧出沁人肌骨道士慚而退復

延松郡陸道士于袖中運五雷秘法滿中呼痛不止呼宏訓曰我何損于汝乃致延家我今願去且停持呪商董訂期遷移道士請發滿擒之諸惧動王不允道士問汝果何怪曰吾多年老獺也修持二十年今已得道汝是郡城陸師大道法傳授頗佳但呪語太繁冗符籙尚有訣失丹問何時遂法曰徐闡之正月十八日我行矣道士乃去諸人供具如前宏訓問其長兄宏謐休咎曰汝兄若惧入川人不當聽信奸僕

今且敗家尚有擬訟問宏揮慍不答問宏誤扑名曰非我所能知也邑人諠傳登門探問諸氏相戒秘不告人偶有問者輒漫罵不答一士人來問休咎諸之好又也輒罵曰光棍也來問我終不答至十五日輒曰元宵佳節例不還居至二十五日曰我行矣問今何往曰非沈巷即黃家堰子六月間仍歸矣遂寂然

義犬

崇禎甲申年劉灣有無賴子甯姓者縱酒好鬪鄉黨

厭惡之偶醉酒行市中市有屠狗者縛狗于道旁狗困于繫紐目視路人賓來醉語狗曰汝欲我救命耶問狗值幾何屠者以銀價乃以銀二錢與屠者令解其縛狗欲隨賓而四足木孫不能行隨起隨仆搖尾乞憐賓哭之曰我雖救汝汝無主待汝薄不必依其家其遂于肆中索繩飼之憐畏懼其大醉也各出所有狗得飽食覺隨賓去賓晝亦憐而飼之數日後夫夜忽逸其夫婦皆怪其飽餉語朝間撞門聲則

狗歸矣渾身露濕口啣雞兔各一復啣還豬以行若
有頃向晉隨往野中見猪死一猪遂負以歸市之得
數百錢嗣後暮出罕四時有常供嘗得野味換酒飲
日酣酣且有餘錢可供情揮矣爾歲州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不出慣雖走如此者三載富者且免苦無
終與其妻謀于隣人楊大汪常償需三金楊知其貧
無資此因豁家有狗能攫雞兔以此易折可矣妻乃
嘱狗坐屍前語之曰汝主人以二錢買汝命汝之相

報不為不多矣奈主人好情而耽溺遂至死無棺木今僕人楊大爺欲以汝易棺汝願相從乎狗作跪躍狀匠乃舁棺去狗俯伏嗚咽悲不自勝蓋棺後狗猶朝夕守棺不去街坊有郁者狗必作勢哭衆咸駭異遂附埋焉塚狗隨其妻至埋所葬畢妻語之曰汝今日可行矣遂呼楊與之狗狗隨楊歸每日致雞毛如故然心念其半于焉主隣里咸異之楊與賓所居相距不又數弓也居歲餘楊不飲不情凡狗所致賚積之

金一日語狗曰汝至我家所得出口市之得十餘金
矣我以三金換汝一本一利我願已足今所餘數金
爲推衛子毋可豢養汝終身飼水不投生以消罪孽
汝意以爲可乎狗作大歡喜狀逆觸日夜之力以服
鶴乜凡隣里鄉黨間飼一默一羨者各致一物以示
酬報仍往復乃無來購主家書數次再往寶塚：上
有一樹狗乃解樹而覺揭開而僞之爲置棺盛貯即
妝于寶塚之側村中無老無幼各致一杯土家有不

孝子者及老福無子者咸往哭之無為之荷筐運土行人路經于此者亦皆感歎培土穹然成巨丘矣會淮黃水漲凡有塚墓皆為平陸遂不可物色焉乙亥八月淮南九十三歲老人楊得陽述

白雁

周子桃存曰娶妻委禽攬也但城市雁不多得一時迎娶者多有勒價至五六金者于是市儈借以漁利用價購得裝以秫稭出租索稅事畢即還民甚便之

又吳鄉城親迎無不從市中執服者同而來家僮僕每，爭雇轎匯以索重酬習以成風而浦南尤甚男女兩姓迎送執事人役外另募男女為爭雇地女家着意搶奪男家着意防護務求必得為快甚至奮力拔奪鬪毆傷亡不顧也余棠卿號蔗清諱樸平湖縣學生世居張堰南之葑村娶于邾氏行奠雁禮妻得歸越周育于庭雌雄並宿而不見其兆壯生育心傷異之越三載而一雁斃又年餘空中雁聲嘹嚦自西

而東庭中之雁聞而知之然而一雁從空而下與庭中之雁交頸哀鳴滴血滿地逡留不去蓋其雁配也同情昔日之不北壯出育以非其偶禽之為物甚微而守貞若此可憐婦道家之不失其節者比萬曆丁亥十月事也亥仲冬十日周子道又前事座中賓庶楊得陽先生因信有之安東縣九套居民亦畜二雁其一先斃投空中雁遇亦有從空而降者家雁仰頸于籠外與野雁交頸俱斃焉二事大同小異而守貞

明一故並録以諷世云

感應篇徵事續

感應篇圖說余刻有全編矣續有見聞筆之于書以示勸戒共廉拾二八首不錄

濮紫奇夢

康熙丙午秋嘉善燕斗孫昭个點嘉點濮紫女善濮應本年鄉試畢孫夢濮已故父告孫曰我見子試卷已入彀我公將往抽去之孫駭其不倫濮父曰我子不孝父不慈我技秋點之耳孫苦勸至再慇請解曰

難得我友一片熱腸姑將之誠以夢告其子以力助
其從茲也佛亦能救於心中不敢將悟之恩未我累
得朋又保之謀同我公東出之資余未曾知己力也了
未會入不部時仍不嘆獨想明計代中行復代撫潤
房門會臨別諸說夢其以口技問如不肯認恨不在
意行將收之去矣漢渡江過大風雨覺身亡

鄒光祿

南橋鄒連城名兆璧家貧習字以作為光祿寺署丞年五十無子乃謀置側室沈嫗姓以七十金買一妾已交五十二兩擇日過門矣有叔出連城者以其女原受人聘以大家貧苦故悔售以冀進鄒耳連城驚然因我娶妾而奪人之妻無論均顧急止之而原值已分散不可復追因并餘之人另娶助以之有石潤塘鄒氏病死三日復甦言冥司議有爲郡鄒某者

以不娶有夫之女并貸其債賄以五子氏與鄭之吞
捐俗數十里素不相識病婦後試但南橋村間米有
其人有其事因吉之故未幾遂城縣北大子至康熙
二十五年丙寅五月朔六十一丙午木市狀復出一
遺腹弱親其數未符也不一年間長子與鄭五子俱
以痘殤竟令五子之諸其遺腹一子得非為所陰騭
之報歟戊辰正月許昌國誌

萊陽宋九青

明末時萊陽太常宋九青寓于京師亂其僕宋挺救祖于抑携子母之術挾今姑李從王姑也卿氏有孩者領其根火而不儲季索之甚急氏曰我本無賴不過瞞以枡口弃馬得復還李曰我未甚遠且飢矣償且不得獨不能具鷄卵乎氏揣不能李惱指懷抱幼嬰曰鷄卵不可得盍提汝子除疾氏曰可少選具盤除則嬰已熟矣李大慣跪而請曰吾與汝戲爾何遽

乃不圖盡捐其所有復餉之米數斛市從寢居無何九青在京其次子名二郎者患虛〻損甚休息夜迷症九青懼遍禱于諸神夜夢都城隍遣人相報來問主分賞而出見傍有一嬰兒血污被體神曰汝家人以索債無償之故致役此子今欲請了亦以免此之子償此嬰之命矣宋大驚曰家人所爲實出不知神曰家人所恃以爲居害者君也求亦能不得遂驚蘇明日二郎亡其長子大郎復患病甚危宋復夢都

城隍至其家感戴甚感仍行賓主禮畢送嬰兒復在側神曰帝以此子死法甚係一子不足以相償今君長子指將去矣宋大哭絕懇再四神曰帝命不可違也突入房中火將燒而去宋有驚覺而救傷者已矣宋初不解嬰被投之故燒書于堝見詩之付其實因大恨曰彼投我二子以致之死溺此子耶十拘置獄中未幾宋丁艱歸里等未浩恩大兵事算宋亦死矣陽宗挽法

沂水王生

順治甲午山東沂水王生赴省應鄉試八月初八日將入場甫出寓門其僕仆階即殞生不得已舁入寓中仍扃户入關初十早出關啟户視之其僕已起生怪問之僕曰我未嘗死也憶初八日随主入場見諸入東西夾走堂上有神將本年中式者頭上插一紅旗俱有名次主名在九十六不知何故僕在寓也生怪其說妄批其頰曰東省額中九十一名焉有九十

六名之理叱之退少選忽得本年廣額五名之信生大喜親朋皆為之稱賀生謂僕曰累爾我當學撫汝僕曰不願受賞主得進願給一妻實足矣生曰隣家某之女甚艾當以歸汝僕曰隣家某者舊家子女也焉肯屈賤為婚耶生曰我已出身矣安畏其不從也次日入二媒僕送之外如故仍復扁之又次日出視之其僕復姓高卧不起且大詬曰主悞我益怒之曰昨隨主再入闈主者曰此人尚未中便欲占人子女

不可用諸城有趙廷飛者補入正榜去頭上紅旗去矣此大惱恨至三揭因于貢院前遍覓趙廷飛者果得其人且告之故相與嘆默久之不揭曉惟某在榜末而天此不第萊陽宋琬也

蠱

康熙二年間江西永豐縣貢生陳可赴滇候補娶婦鄭氏，楚人，寓居沅陵。康熙四年補路南州知州，婦翁偕大鵬夫婦屢入衙十餘，陳不勝其擾，送陳之後遇陳擬日，婦翁治酒邀陳，陳辭不赴，翁踵門强之，陳有閉門之意，不與通，判翁深恨其有貴不遜，推翁仆地，翁忿訴于陳，陳佯怒竟然不如貴翁，忿然從後與翁婦同入陳署，居久之，陳病作，醫者診視，以為中蠱，遂

食囊蛇胆吐出長虫無算長[十]寸許狀如蝎虎其體半

紅半白病乃愈至康熙十年五月病復作送至滇中

諸當事聞之大為不平令陳之弟鳴于官弟恐牽累

遷延貧不能從媳乃發其事顏氏棄其子女四人自

歸母家至十月二十日大鵬家居忽揭妻回陳姑爺

來矣帶領多人來我同去妻詢回姑爺是誰回路南

州陳大爺送親酒肴相待好同去家人辦刀送其大

鵬曰汝會將俱以皆出大鵬入內必想自以帶索縊

亮遂寂然。康熙十年十一月十日署州事欣文明述

州侯蒋中目睹其事

雷異

康熙十九年九夏多雨雷聲甚震傷人壞屋屢屢見告七月十六黄昏時迅雷大作余對門吳姓綽號吳刁嘴者賣布爲生是夕第一雷聲去樓窗第二雷火光入室若遍覓狀第三雷始破漆柱光是吳刁嘴近故其次子年未二十屢見一婦人相隨乃請道士驅遣不驗其子避于伊叔家來始絶一月前又于樓梯上見兩頭蛇其長四尺色紅白相間舌長二三寸衆

家驚怖以為不祥乃脩熙三日北六月間事意者雷
之破柱殆有所為而然歟雷擊處亂余寢室僅十丈
主未嘗聞此震雷宅節坊內微有硫黃氣廿二日
偶向城守皮姓戎言之遊戎云康熙八年七月廿二
余抑運主獨柳暴風大作漕艘皆倉卒傍岸見岸上
一人周姓者問第十四號湯三舡湯與周指交也因
需兩求借佰三以舡有家口特借第十五號舡頭于
姓者居之于與周亦余鄉也為具鷄黍攜巳帳為周

卧其少頃雷至十四號船電火奔突對面不見人并不見燈火復至十五號周在帳中大呼十爺救我及雷去周已被擊雷屑從前胸入從腰間出跡其來去由桅艙入穴大如桅光澤無比逆米遂從船旁出其孔如錢亦光潤圓滑艙中所有紙被燒燬一空燒帳亦焦色周有僕人與周同艙者面如錫底而不死據言雷入帳中與周錯身良久而去船旁扶梯十九道俱脫落翌日訪周之為人好淫百出殘後挖肚中尚

有銅銀六兩其鄉人云周有嫂艾而新寡周欲犯之不得一日窃其紅鞋盛盃于内作枕其與賓朋行酒嫂憤極而縊噫即此一事足以動天怒矣故筆之以警世

盐池

吴門張治昭與松江研山施雒翰有舊研山視醝河東張往晉中請謁焉見鹽池之旁有古墨題曰虞舜彈琴處鹽池之水不用澆灌煎熬而遇南風起池水衝激上北岸見日則成鹽矣故曰南風之薰可以阜財又言鹽池長八十里水俱渾濁中有三里獨澄清可鑑怪而問其故土人云鹽池自古皆一色明朝有馬駙馬者晉人也有寵于朝奏請于鹽池中撥給三

里以爲桑地子孫永遠不致飢寒詒許之焉遂自擇
鹽池最厚者割撥五界奈開於一夕其割撥處池水
皆淡土人驚異即今澄清可掇者地名馬家莊將見
是也嗚呼貧富之數得失之机固非智力可以強取
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豈可以私情圖尺寸哉

壽張女鬼

章䫻高字武謀上海廪貢生薄遊山東壽張縣縣有娶婦薛氏富而守節族人強其再醮與伙分家貲婦不從乃訴以不撿訟之邑宰章貞宰與武謀聯宗族人以六十金賄武謀囑令斷其改嫁婦忿極乃投繯而死及歸松年餘大病家人疑其有祟也延史道士等禳焉史曰此怨鬼也不治將殆矣乃為追魂奪命法姑緩其期以待和解道人甫出房武謀忽作婦人

聲如山東人語曰我在上海學（姝）遍覓不得今得之矣

不能再餵汝也遂卒

老人生角

華亭縣張堰鎮人史我白充水陸監捕捉賣私鹽獨霸一方鄉黨側目年八十二康熙三十年六月大需雨後史忽覺頭痛發脹耳根生角漸長至二寸許角灣而色白狀如羊角大如小指每日觀者無算青野橋居民高六親往見之備言史從生角後食量驟增有時忿悶則吐氣如牛觀者日擁塞于門其子不得已乃鍵其户日卧柴草中高六從窗縫中望見而已

傳說不一未敢遽信七月廿七日有鄉人陶姓者往鄉務欲親見其狀盤桓久之不得見乃謀于覺海菴僧僧曰吏之予恨覩者剌吠今藏內室不可復見吏有宗支海雲生者為臬司承差汝能充其同事買餅餅候之則必出見陶乃依計而行吏果狀振而出見陶寒暄不數語涕泗交下備言貧困無生路欲向王司農從田畝加價終不允乞雲生將我狀詞代投臬憲語剌剌不休陶頷之而已覘其狀則左耳上生角

究如一小指色白與羊角相類而黑白相間史紹、陶一飲陶回日船將開不能待矣遂歸行未遠復令其子追語陶曰我孫年二十許曾應童試頗知筆墨司房中倘扶乩寫傳語云生千萬為我留意囑其平生可知矣

傳綠野

金山衛學生員孫奇元字西文于未入泮時館穀于鄉村主人有女年八歲許字孫之子即過門為養媳孫入學後其妻素暴悍撻媳家門貧濟淩虐百端癸亥歲媳年已十四偶于後門邊見其父于隔河抱布入市欲奔訴之後為撫港所阻泥呼不及想歸來始又見責遂投河死父訟于太守當以當以嘗拔孫為童試第一察召孫責之并令善為殯妥孫悲覩友盈

坐者無成說孫之婿傅為撰字綠野特出奇計曰惟誣其女淫婿為姑所見愧而赴水則事可了衆皆曰諾訟遂因此得息甲子歲孫與傅俱應試南闈闈中首題徒而不作全節乃傅摘序預擬者出闈後自誇其必售孫先到家夜夢報喜者盈門自謂得第及覲報帖乃中式解元傅某亦甚喜曰婿得解頭猶我中式也俄見其總漢皆披髮丑報帖下件傅名瞋目怒罵曰我無辜冤死汝復以擬婿玷我名即我已哭訴

真可即日將杖汝猶想升名耶遂撕碎板帖揣入懷中而去猱遂驚醒傅後果不第房考遣人來松訪傅欲其一見傅不欲往狀元戴有祺亦于甲子中式素與傅善乃便舟挈之入省謁房考曰予二場已擬元奈第三場卷過覓不得々毋平生有隱過歟傅自向某儒抹其並無罪孽房考曰予天才如此果無隱過下科未有不高第者遂解贈三十金遣歸傅歸後抑鬱不樂魯公愛其文學延為西賓忽一夕已就寢見

女主館中痛厥之逆噴血滿床越數日死又聞傳館

于清河曾謀一都婚事得賄二十金亦前事也

向崖屠子

雲南向崖有屠子至一婦人家買豬婦人得銀三兩罷于几屠子匿之婦人自縊死其夫歸見婦死不知其故指驗將葬為暴雨所阻明晨婦乃在門夫怔問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亦不知從何來夫乃偕婦往有棺屍則棺中無屍只見屠子已死跪于指旁手拎一物乃前銀三兩也屠子家驗屠子屍乃雷擊也

龍異

吳江縣官溪陳姓慣造假銀漸致家饒新置房屋一所頗軒敞落成後覓姑蘇成精班梨園演戲三日鄉黨羨艷康熙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未申之交風雨驟至天黑如夜有龍直入其室屋瓦皆飛木料有飄至四里外者凡室中所有器皿不知去向衣飾被褥在箱者皆翔舞空中如飛燕亦有掛樹梢者人共奇竊其西鄰吳子黔陳之姊婿也住房五進每進撓倒一

閒空中墜一舡頭壓倉房〻壞倉米數百石顆粒無
存龍乃渡河南去河中一舡直裂分爲兩半舡中人
皆浮水不死有一童子年十六緊抱樹根見龍身黑
色目光霍〻若燈籠河對岸有吳二官房一所即于
癸弟也懸房亦掃盡壓死者吳二官之母與其子又
鄰家一娶婦帳鋪中一被捲及被捲之綠因天黑不
得出縣書卓下獨此房不倒天少霽鄉人復大擇回
天又降一龍入湖蕩中矣乃一水牛從半空墜下亦

龍風所攜也斗游水中尋登岸薄暮七里外有牛主

懇歸官溪與金澤相距僕數里金澤村民章公珠之

子在官溪目覩其事公珠在金澤遥望見龍身大如

車輪屋瓦如蝗凡陳吳之左右前後貼隣廬舍分毫

無損人俱陳房之木亦用假銀罪罰又言昔第時吳

氏所養得大漆金條主人盡攫之因以致富辛未七

月既望章公珠述

楊應魁業報

舟豺灣姚康生舊家子為諸生家小康妻顧氏無子納婢楊氏瑞蘭生一子一女夫婦妻妾居室甚雍穆顧氏偶患脾疾竟不起顧氏之兄與弟謂病非尤症漢渠知乎無遽死之理共執婢毒之訟之郡邑家業一空然始終無中毒狀亦無致死實跡親友從中斟酌初胡出婢以向出者之心為福以懸出者之梟故引患婢有兄名應魁者亦遂出不用婢後嫁黃江汪織

挑者為妾亦生一子康生同遺訟事幾不能餬口瑞蘭聞而惰之謀于織机者延她為西席訓其正出之子而以她之女字其庶出之子為養媳她之子隨主館中讀書應魁亦相依從織机者妻死即以妾為正應魁居然內戚與她竟抗衡矣忽一夕她在館夢見堂中紗帽圓領者滿座相商曰顏氏一葉為時已久不得不上聞矣夢醒殊不解其故未几應魁忽得顛疾謂人曰我胸中覺心肺等物俱無有矣又曰吾川

已霜入藥救危賴代無一人知者但苦鬼神不饒耳遂發狂不已姚之姪雲衢延道人丈獲初行法未驗姚復夢有神人告之曰魔魁事上帝判其自盡矣忽一夕狂益甚主人呼壯夫七人同榜牀宿會風雨大作天曉然失魔魁七人皆不覺其出也遍覓不得三日後于木腓下得其屍姚康生丈復初曰述之前後皆張興本聞事問相存述

大理趙汝濂

大理趙汝濂者恩嘉靖壬午省試與友人往淨耳寺祈神途次遇一道人放趙遇於下出袖中一刺曰此虎榜也趙取觀之無其名因懇求道人笑曰念汝善人待我為處乃偏閱衆名云俱不可易惟次三人德行猶尚可易與汝即它刪改趙汝濂字復用闌書三類於蓋別去及揭曉日填榜至三名監臨羅侍御疑而未決二司云此仕宦之子素有才名羅云如此則

私去即刻乞寫趙名用印三顆於之一如道人所乞

補

雷書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冥震於其羅偶觸在室雷電迸裂皆上有天書二字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様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抹泥不能去旬之自滅則前日所共覩也書此為不孝戒

服以睡為食丸內典中語也再覓對句可作養生一

聯

附瑣碎錄

周元亮曰余于延平山中親見朱竹散項琅玕丹如火亦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漆古用其汁為書

近代所謂墨菊者花匠種白茄每本留一最大者餘俱摘去候成熟採取穴一小孔實以汞少許仍

封固其扎懸通風處待汞噬內合而為一取其汁
盛瓷器中遇白菊含苞瓜汁以筆點蕊每朝不缺
間時即作墨花此近代幻花之術若能取汁作書
是真有墨菊矣

鵝井謂羣鵝旋飛為鵝井見酉陽雜俎或云鵝啣土
為窩含水貯之以飲雛名鵝井

中州周坦然先生總憲周元亮尊人也常作覘宅吉
祥相四十則有益于世道人心遂條之井條原註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必
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宜止艷詞非常報應人
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
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
者畧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楚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不觸目于何有但覩

架上便如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

卓椅門下有祖父留用着皓首老僕

如此方称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涤氣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亂髮者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

品評座客擊節歎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

其中座客之心迴光其使可恥孰甚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于掛子之後揭妓之前寧不可恥

老妻孀婦不變作尼姑其醜語于攻過

不呼優人全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别院登塌賜坐或尚可
通融呼之同坐同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
師友殊令人詫即不與之坐不過因不在行而
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挈杖
挈杖接曲去優人幾希

外無杖童内無老婢
無杖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並禁綢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隲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牌榜防閑
尤難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于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恥予回亞
與儓宜革匠宜不識字人耳目達衙中凡業上
即今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手持

者何物豈不愧叔姪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
奕拱樊為馬吊風日下矣與其馬吊寧奕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誅何至效青布商儈吩呶盈
坐寧受百罰毋瀹惡趣余服見以此坐嫌疑者
不少
僕拱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交疎親亦與主人坐列何至與奴僕為伍

此風倡自乾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婢惟恐少
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
受禍比比由此
淩晨家主僕說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秉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苛訪
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口角無聞門事
言之鑿鑿如昔日親見神在傍何不畏設得活

勤於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

福切須念之

十二歲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者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為迂矣子

弟利老不明書音皆用不擴小娃始請小娃子
弟到後來上者無離娃致道之處次亦老媽中
出醜東間西間
船送破衣襯衣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船送門外則以為恥矣待此意人
不能有思而難有擇此語須從除此等事最傷
人心亦令人容易勸破作勢刺心腸
受人留分即一笑一餘無撥不舍

富貴貧賤人懷以為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

缺然處須如其從當盡而來

不磨祖父闈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成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累其妙代皆非篇章

亦孝子亦願人如此則能為祖父振德可知

不戲謔父執貧友

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不知

已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靜不聞于外

言可論矣

司閫人四畢幼貧賤觀中性恐傷其意

司閫人能如此不如貴主人如許苦心矣

四十條中選擇二十五則餘不及盡載

許負是女相士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間最盛仙人放七ゝ令九日

重開無異春日可皆代東嶽慶賦事實

紫薹即吹臺又名雪臺紫音姿梁孝王築于毛園中

荀輿能書常寫狸骨方 子 狸痨 右軍臨之謂狸骨帖見

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南唐孟歸唐能詩律業廬山國学常得深而請棟也

有窮處寒捧無盡時佛房生亦得此聯從文爭之盟

敦不能耕訟于江州众以全篇意擬定之而歸唐焉

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史杜京師備指曰

訟詩史也見廬山北記又路逢老人善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之下自稱曰路逢李老常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使市石厭更拷提訖告官乃得姚合閒者哂之見判責以詩詰一聯偷詩搆訟題壁被笞大堪捧腹今謠句亦群者寘繫有徒請少自收歛勿遺毒棒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有累于盛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

之短如任坯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為傳塞之盛舉
人覺財手癖兼時日不識其悲頓絕傳塞之好景無
貫之訣　昌黎傳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
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弹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硫黄
致斃好佞佛者多籍此警機之于捐名人適心娛目
偶一為之亦復何損古之致大節建大業人心不似
使人泥塑木雕日々在面前畫太極圖子也少陵今
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

含一事無相與情塞為歡娛則是少陵亦情塞矣又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苦其小且學其大

佛氏有花友拜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拜者視物為低昂也今之交友殆不得花拜業禮拜寓雲閒年方少壯頎長而晳風流蘊藉閣前而圖可謂得其神矣迄今三十餘年余年垂七十老態婆娑禮拜亦適週甲而神明四照猶得彷彿前圖

藥有還少詩你雖老禮耕其近之矣

右題星瑪小照

常見董文敏書每多贋筆至有甚不堪者尚留傳人
世深為文敏三歎息客曰不然天地間有一寺村夫
俗品漠不相識之人強以患扎索書蕉秋為無情訣
詞昧心煩誘却之則含怨贈之則不堪始悟文敏凡
時得一捉刀人代此苦厄置之不見不聞必欣然拈
感然則贋筆之有益于書家不淺余明刑兩河時審
綠董因有一盜魁自辯非盜手持沈文恪扶號建偏

呈余曰我果為盜京任禹州道憲豈肯手書贈我會
審李官叔入歷審招供戴至　上聞余叱之曰禹州
道我全郡之人寫體我所熟識此贗筆也汝但能欺
他省人士乃敢誣我耶立命老隸當堂焚毀之術今
書吏查歷審招冊盡行删去嗚呼斯文掃地矣
修庭太史與藏孫示世兄為通門世誼暇日寫狀明
筆意參以大癡作法屬余弁語以申頗見之誠古之
為贊者或以推崇或以束帛在獨以烟雲秀潤之筆

折衷于長者風流儒雅直可得為佳話故喜而誌之画有六法古称備美者千古無几得一二者皆可以名世然六法中尤以氣骨為先故善画者多善書此其明徵矣恪庭大史書法本于文恪家得行有餘力復游戲于揮染此幅臨寫叔明非特其貌似也蓋能意在筆先氣在形先所以左右逢源支琳其妙昔人所称奕其神駿我于此圖亦云

右二則題沈大史画

烟草從海外來至今未及百年淵而視守道亦云其

氣遍天下而博物君子亦不知所從來故本草不載姚旅露書中有蘆酒之說非蘆酒者即咂酒非烟葉也數年前與西儒畢方濟問及烟草畢乃出遠西本草翻譯示余為膏為油為末功用甚多因條錄之詳載醫論中